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2 2362B



法輪小叢書

法藏碎金

大法輪書局發行



## 佛教根本思想概說

這是梁任公先生生前在清華大學的講稿。以淺顯的文辭，善巧的譬喻，扼要闡述佛教基本教理十二因緣三世因果的道理，而歸結於涅槃解脫的最高最圓滿的境界，讀之可以獲得正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。

## 偉大的佛教

王恩洋居士以四分闡述佛教的偉大，超乎其他宗教和世間哲學之上：（一）對象的偉大；（二）宗旨的偉大；（三）教理的偉大；（四）行爲的偉大。扼要說一句，佛教是唯一究竟圓滿事理雙融爲現代人所必需的教法。

# 法藏碎金

宋晁 迥撰

予法藏碎金錄，有如聚蓄百藥；隨方而用，種種之疾，無不如之。定慧之法，宜知至理：定者、貴乎澄明，勿入頑空；定而無慧，如石人木偶，雖不動奚爲？慧者、貴乎安詳，勿肆輕狂；慧而無定，如雲電風燈，於久照何有！

啄木之禽，善驚畏而疾起，虞繫捕之掩及也；涉境之心，善驚覺而疾止，防流宕之忘返也。內習之士，宜乎知此，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

菩提心至精至妙，雖身命至親至切，若比菩提心，猶是外物。予久知菩提心之義，卽是真正本覺之心也。唯此心字，方是真我，其餘我所，節次疏遠。

諦觀悠悠萬事，無不是空，智者一以貫之，歸於無物。事

求於我，我皆應之以無生，行之以隨順：無生、謂心不起念，譬如物觸虛空，有何妨礙？隨順、謂物我皆如，無所違逆，此圓覺性是也。二法是禪行簡當臻極之處。

學道須由觀行：息心達本，貫徹洞密，謂觀；收視反聽，忘情契理，謂行。觀行明備，根力堅深，入道樞要。

衆生之心，本有空寂安樂之體，臻其極者，此名涅槃；本有靈明照了之用，臻其極者，此名菩提。既是本有，何假外求？棄本逐末，迷失久矣！

前漢書，有陳大道之要：去健羨，黜聰明。夫去健羨，則無貪欲；黜聰明，則反真素。行此六字，越世出塵。

予嘗愛白樂天詞旨曠達，沃人胸中。有云：「我無奈命何，委順以待終；命無奈我何，方寸如虛空」。夫造化陰陽不足爲休戚，而况時情物態，安能刺鯁其心乎。

予動則觀書以廣志，求出世之階梯；靜則息念以存誠，恐涉境而流宕。觀練之法：其觀也，見諸相之本同，色空如一；其練也，勤守中而不失，心息相依。

一切因緣，有合有離，一切情識，有起有滅。親疏順逆，愛憎是非，雜然交并，混而成世；新陳之事，與日無窮，身心之苦，何有紀極！人能越世高蹈。特立獨行，出此方域之外者，智力何如哉！

顛倒之心，反掌成菩提，譬如迷路之人，忽爾醒然，見其正路，即時旋踵；先迷後悟之速，非反掌而何？苦惱之心，反掌成涅槃，譬如憂事之人，忽爾聳然，聞其事濟，即時開懷；先憂後喜之速，非反掌而何？

自省，頗能推窮至理，直詣精深之處，唯有情累綿綿，未到豁然安穩之處；力量如此。

予知一切之有，都屬幻化者，無不終變滅；唯一真法界，散而爲萬靈者，決定無變滅。此爲二頓悟，既明而不昧者也。憂悲苦惱之念，無人無之，今求日損，當以理遣；常樂清淨之道，唯大雄氏能然，今求日益，當務馴致。此爲二漸修，有進而無退者也。內省詳求，樂欲所趣，如是得非宿習使然乎！

世間俗士，爲名利纏縛，嗜慾纏縛，其身不得自在。而致敗壞；小乘人又爲空纏縛、法纏縛，其心不得自在。而有障礙；得出世之樂者，身心自在，名曰涅槃。

予思晚，內習雖窮理盡性，務極於精研；而澄神定靈，未臻於純熟。疑善根之薄植，期勝果以圓成！

衆緣之累，以道斷理遣；一真之妙，須馴致冥會。

觀練薰修，獲濫尋於妙道，棲遲偃仰，遂頤養於天和；自便衰軀，更無他想。至寒暑之來往，歲時之代謝，任彼運行而

已，與予了不相關。

約己自修，立爲條教：所欲無生之法，或遇習氣，歟爾而生，我當記之，即時而止；所學安住之法，未果全然安住，我當隨其緩急，量力而住。新新之智，其理可書，而旋復忘失；惜而求之，且縈心緒，我願不復追思。又欲禮必逮情，常念彌縫其闕，斯乃世間之法耳；學出世法，抑亦相妨，自今亦宜無可無不可，浩然而已。

予於晚節，勝進彌堅，歷觀莊子微言，兼采楞伽妙法：吉祥止止，但務於心齋；正智如如，自符於實相。

昔向子平讀易，至損益二卦，乃曰：「吾已知富不如貧；貴不如賤。」予讀莊子，至巧者勞而智者憂；又知巧不如拙，智不如愚矣。

予初讀南華書，因齊物之理，悟其法曰逍遙大同觀，且無

一事可爭；後讀西方書，因無我之理，得其法曰平等大空觀，兼無一物可齊。

學人在乎破相、觀空，見性、行道；此四次第，端如貫珠，與我同志，應作是念。

涅槃經云：「譬如芭蕉，生實則枯；一切衆生，亦復如是！」噫！予之生子，身相已衰；又見生孫，衰可知矣。去身逾遠，復憂於孫，以道眼觀，悠悠斯甚！

施肩吾云：「心常御氣，氣與神合。」圓覺經云：「心息相依，息調心淨。」因知神仙之術，禪那之法，其理同矣。

已往之事勿追思，未來之事勿迎想，現在之事勿留念；隨覺而止，習以爲常，久久彌堅，不煩多學。

予晚年勤道自修詩云：「老來何故惜分陰？如月明虧魄漸侵！進道不遑求廣智，隨時隨處且冥心。」因思冥心二字，蓋



言四威儀中，不拘閑忙，每遇意到，卽時隨分，檢情攝念、且也。晉辛謐云：「冥心至趣，而與吉會。」樂天詩云：「勿使問榮枯，冥心無不可。」僧貫休詩云：「冥心同槁木，掃雪帶微陽。又云：「知往南岩下，冥心坐綠苔。」大約冥心，謂以其心向晦宴息，善入無爲，潛符妙道也。

予初觀老莊之書，其心豁然，包太虛而不礙；次觀釋梵之書，其心昭然，貫微塵而深入！所以安貧佚老，蔚爲羲皇上人也。

吾居靜境，可比華胥國，吾爲逸民，可比葛天民，吾聞和聲，可比鈞天樂；飲食節約，無求滋味，寢興順適，何須嬉遊？不改其樂，永錫難老；動與吉會，其如予乎！

眼中不可有一物，有則不安；心中不可有一法，理亦如是。是故佛佛所傳，無一法可得。

佛書之言菩提，如道書之言大覺；莊子云：「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、」是也。佛書之言涅槃，如道書之言至樂；莊子云：「至樂無樂，至譽無譽、」是也。

煩惱性空，不當固執，須以智慧燭理，勿與愚夫混同。故佛書云：以智慧劍，破煩惱賊。又云：以智慧力，裂煩惱網。又云：以智慧火，燒煩惱薪。

禪門樞要，唯以無念爲宗！不怕念起，唯恐覺遲。予深以爲然。因以自規云：覺速、止速，二妙相宜；知非改過，遽顏可師！

吾有二失，與道爲累：觸境小忿，燄燄成災，嬰情隱憂，綿綿不斷。改之爲貴，唯力是視。

養生之道，身貴乎勞，心貴乎逸。然得正爲妙。身勞，謂勞動，非勞役也；心逸，爲優逸，非放逸也。

寡欲之道，無大疾疚，而獲康勝；正念之法，無大濁亂，而獲清勝；不爭之地，無大咎悔，而獲吉勝。

身相日日變衰，心相念念遷謝，汨沒浮世，誠宜自惜！洞見至真之言，梵語謂之菩提；安住至樂之境，梵語謂之涅槃。上智兼該，當如是解。樂天云：「幻世春來夢，浮生水上漚！」言世爲幻也。又云：「生去死來都是幻，幻人哀樂繫何情？」言人爲幻也。圓覺經云：「衆生幻心，還依幻滅，諸幻盡滅，覺心不動！」此言心爲幻也。夫如是，則無不是幻。誰能於此重重幻化之中，妄執有法以自苦耶？而今而後，予當遇物而應，無所將迎，順緣而過，無所固必。

徧計之心，誤認虛妄，逆計之心，預生勞慮。頓悟、如燈來照物，入闇室卽時而洞明；漸修、如春至融冰，積和氣移晷而消盡。

以圓覺淨明之體爲智，則識心達本，其智永不昧、永不迷。又以金剛堅利之用爲力，則有進無退，其力不可礙、不可壞。行此一法，守而勿失。

樂天知命，不以世故貽憂；識心達本，不以外緣致撓；遺物離人，不以衆人同趣；既明且守，夫復何求！

物有生化，心有起滅，事有遷變；天下古今，理之常也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，保身之要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爲樂，清心之要。

無聲之中，獨聞和焉，豈非觀音佛之法門乎？宇泰定者，發爲天光，豈非定光佛之名相乎？浮雲或聚、或散，豈礙太虛之清曠？浮漚或成、或破，豈損寒潭之湛靜？浮想或起、或滅，豈壞真心之靈照？念念不息，人皆有之；勿以其然，遂虧其進退。

孫登謂嵇康曰：「火生而有光，不用其光，而果在於用光；人生而有才，不用其才，而果在於用才。故用光在乎得薪，所以保其耀，用才在乎識真，所以全其年；今子才多識寬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！」康不能用，果不得其死。作幽憤詩曰：「昔慚柳下，今愧孫登！」予詳識真二字，愛之重之！以爲明哲保身之法，賢達詣道之見也。

索襲虛靖好學，舉孝廉，賢良方正，皆以疾辭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，曰：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，收衆人之所棄，味無味於恍惚之際，兼重玄於衆妙之內；宅不彌畝，而志忽九州，形居塵俗，而棲心天外！」

達人大觀，形骸爲外物，俗累爲妄緣，不以形累性，不以物嬰情。郭瑀少有超俗之操，隱於臨松薤谷，鑿石窟而居，服柏實以輕身。張天錫遺之書曰：「先生潛光九皋，懷真獨遠，

心與至境冥符，志與四時消息，豈知蒼生倒懸乎？」瑀指翔鴻以示使者曰：「此鳥也，安有籠哉？」遂深逃絕迹。予觀心與至境冥符之言，入道之門矣。

謝鯤規謝王敦時，朝望皆爲其憂，而鯤推理安常，敦不能害。夫自古及今，是非曲直，得失利害，憂悲苦樂，種種不同，理之常也。推而安之，都爲夢幻，如觀羣動，終歸乎空，不留滯胸中，乃無礙法門也。是推理安常，蔚爲心要矣！

南華髓遊逍遙墟，西竺心泛寂滅海；盡攝大千沙界，無芥蒂於胸中，深入不二法門，非剖析於言下。

含華隱曜，收視反聽，優遊何有之鄉，放曠自得之場；從造物者爲師友，而世間幻累，其如予何！宜乎三徑就荒，一室不掃，凝塵滿席，吾心湛然。

夫恬愉相資，成長久之道；喜怒不節，傷陰陽之和。顧己

悲年，尤宜明而力勝也。

釋氏見空而度苦厄，一見其空，則一一皆空矣。自然日之所及，無全物、無全事，無不是空，何能障礙於目哉！老氏知常、而益明了，一見其常，則一一皆常矣。自然心之所及，天時之慘舒晦明，人身之災禍苦樂，世故之順逆成敗，無不是常，何能刺鯁於心哉！

靜勝於動，最爲要切！宜於日夕四威儀中，不計情境如何，隨分量力，常習靜念。

終日念念，營致五欲樂具，不如迴向二乘妙法，凝然遊心於造物之表。

道集虛，吾所信；仁者靜，吾所師。無聲之聲成文，非因叩寂；無學之學日益，止務棲真。不作勝心，安住妙境；棲心、棲神，棲真、棲禪，大約祇是檢情攝念之意。有如鳥之棲宿

，不飛、不動、是也。學人但於一切時中，隨分止息，思慮凝然，冥寂而已，復何疑焉！

五鼓夢回，緣念未起，靈響清徹，聞和達聰；凝聽靜專，頗資禪悅，安住妙境，何勝如之！

阿育王經：優波笈多，宿世爲獼猴，學圓覺坐禪，證阿羅漢果。又玄聖遺蘆心法篇：東都有人養鸚鵡，以其慧甚而施於僧。僧教之，能念經，止住架上、不言不動。問其故，對云：「身心俱不動，爲求無上道！」及其死，焚之，有舍利。洛人爲之作塔。予詳二者得道，皆自冥寂中入。華嚴經云：「心佛及衆生，是三無差別！」信不虛語。

無益之言，自戒勿發，無益之事，自戒勿思。

人自無始以來，情性相合，欲遣其情，有如親戚之人，同居已久，相別之際，戀戀難去。予以爲世間法，貴乎情日厚，



出世法、貴乎情日薄。然聖人忘情，非木石之無情也，無偏愛之情耳。故有緣之慈，以親親而慈，其慈小；無緣之慈，不以親親而慈，其慈大。

因言會意，謂之悟道；忘情詣理、謂之修道；至寂洞照，謂之得道。有智照了，乃能決定信；有斷猛利，乃能決定行。佛書寂滅，名爲一心，謂無念也。自一起念，則爲二矣。予謂人二心爲念字，似得此理。

覺了一切無爲幻化者，如悟杯中蛇影，豁然而疾愈；知其疾，乃妄想結成也。

入道、須用止觀二法：理障、則礙正知見，必大觀之法、乃能除；事障、則續諸死生，必大止之法、乃能除。

學人、有聞談道而豁然頓悟者，亦因宿世修習之功。譬如學世間文，歲深遺忘，舉其端緒，復能記之。又久別之人，相

逢不識，話及姓氏，忽爾乃悟。

禮以檢其迹，樂以和其心。又有無體之禮，檢攝之至者，南華真人書中，述其心齋、是也。無聲之樂，和暢之妙者，襄陽詩中，述其智樂、是也。

抱朴子曰：「辭千金之聘，忽卿相之貴，高尚者猶能如此；况知神仙之道，豈肯輕役其身哉？」

外身出纏、小自在，內身出纏、大自在；如如不動、寂爲體，了了常知、照爲用。

智者、知也，深知其理，勿復誤爲；行者、行也，力行其道，勿復虛過。脫世網，避畏途，簡妄緣，甘靜居，小寂滅之樂也；塵事無拘，勞慮悉除，心如太虛，清遠恬愉，大寂滅之樂也。名器權利，虛中之虛，壽康給足，實中之實。詳擇所急，馴致天倪；踰量躁求，道家深忌。

心者、身之本也，心不生滅，則身不生滅。故備修萬行，唯以無念爲宗；無念、卽無生之法也。念增緣起，乃入輪迴。予以不貪之故，獲善利者三：不涉畏途，不履危機，一也；量入自足，身閑氣和，資養生之道，二也；習靜悟空，深知道理性之法，三也。

萬事貴乎得中：夫日過午則昃，月過盈則虧，物過盛則衰，器過滿則溢，必然之理也。世人升高位、積資財、不務得中；貪極致禍者，多矣。唯有學道之志，貫微臻極，精修密詣，雖使太過，此則無妨。

人有未壯之子，而爲薄徒所誘，習以成非、罹于深刑者，多矣；唯幼敏而殊常者，乃能不近薄徒。人有可欲之心，而爲塵境所誘，習以成迷、墮於惡趣者，亦多矣；唯夙悟而殊常者，乃能不逐塵境，殆相類乎！

學道、當修四常行：謂常不障，常不礙，常不動，常不退；上二行，在智明而量大，次二行，在志堅而力勝。

向平言：「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！」予云：「顯不如隱。」蓋老聃史氏謂之隱君子。然而隱者，亦有釣聲華、希寵利，若能名迹俱隱，乃謂真隱。詩云：「始知真隱者，不必在山林；」又云：「禪師示我真隱心，月在中心葛洪井；」又云：「禪門有通隱，喧寂共忘機。」蓋出處一貫，乃通隱也。

老子有日損日益之言；向子平讀損益二卦，因而發歎，謝絕塵寰。予夙好棲真禪寂，而鈍根重障，必須策勵精修以求勝進。損益二法，誠爲入道樞要；但自省不當復爲者，一一而日損之，憂患二病居先也。

白公詩云：「自從苦學空門法，消盡平生種種心！」予因曉悟學空之理，乃是無礙法門。學人有明智、有果斷，諦觀在

外、隨時過去者，事事盡空，不執其事，則身無礙也；在內、隨時過去者，念念盡空，不執其念，則心無礙也。身心內外，無礙無縛，何必別求解脫？鳥在空中，自然自在！凡人不能以空破有，自取罣闕，何也？

一切時中，息微細流注，鞭心入理，撮念而住；日久功深，自到覺知之處。

有僧問希遷大師：「如何是解脫？」師曰：「誰縛汝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淨土？」師曰：「誰垢汝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涅槃？」師曰：「誰將生死與汝？」禪家問答，有茲體勢，最爲切當。或問予：「如何得心地清涼？」曰：「誰令汝熱鬧？」又問：「如何得心地安靜？」曰：「誰令汝煩動？」蓋明一切煩惱起滅，只由於己；己能照了諸法性空不礙，便是菩提涅槃之體用。

齋心服形，收視反聽，退藏於密，真在其中，住無所住，得無所得，堅久之志，日復一日；其餘法塵煩動，亦宜稍稍休息矣。

夫學道之人，若能無事靜居，清心調息，雖云宴坐，贏得養生。故圓覺修證之法，有云：「遇善境界，得心輕安！」謂身心調暢，輕利安和，神爽氣清，肢體柔潤；有如種樹，但令本根深固，則枝葉自然茂盛也。

權公云：「精修密詣！」蓋明修詣之功也；白傳云：「陰利潛益！」蓋明利益之德也。

古云：「前念迷是凡，後念覺是聖。」有人念念不迷，乃是以覺濟覺，以聖繼聖也。守此常覺之念，深固長久，日新無極，可入道矣。

吾心、動不忘於觀照，靜不忘於止息；又須動少靜多，妙

觀大止也。

夫枉道則心苦，直道則身危；守直道者，所以甘居於恬退，而不爭趣捷徑也。

凡分彼我，皆是妄心，妙一真心，元無彼我。諦觀常情，於彼虛名冗利，有取無捨；是以粗暴之勇，明入死地而不顧，姦頑之智，暗踐畏途而不慮。

吾省吾心性之串習，尙有悠哉之浮想，事之違忤，尙有撒然之小忿；愛法成縛，未免披文染翰之動作；若能盡去此累，庶幾乎於道而獲逍遙也。

漏盡通，如月之除雲，雲漸除而光漸出，雲盡除而明盡現。又如鑑之除垢，垢漸除而明漸生，垢盡除而明盡現。亦如始覺小而有所覺、有所不覺；大覺大而無所覺、無所不覺。

維摩經云：「舉足下足，皆從道場來！」予因自思，盡心

夜心，常游法苑去。

了了見一真之體，如掌珠圓明；悠悠覺萬有之空，似天雲變滅。

談賓云：「辯不如訥，語不如默，動不如靜，忙不如閑；不言成吉慶，無事即神仙！」

寶積經云：「常行清澄微妙之法！」圓覺云：「心息相依，息調心淨。」竊謂心淨，即清澄之類也，息調，即微妙之類也。今以綿綿之息，合深深之心，心淨息調，日益純熟，即清淨微妙之法。」

許慎曰：「人心以上，氣所往來。」予謂心常御氣而動，故心順而喜、則氣和平，心逆而怒、則氣結滯。

予思日夕深窮大理，廣立文意，終是分別名相；營爲事迹，不如靜坐息心也。



欲貫天人、而膺福報，必在乎陰德密行；清心素節，圓滿具足而已矣。欲超色空、而入佛境，必在乎大止妙觀；淨定真慧，圓滿具足而已矣。足之所汗，必無再往，心之所惡，不當追思。佛書、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人所共有；夫生死二者，今不復言，常思富貴多欲之人，頗見有病、而無老，清淨不惑之士，頗見有老、而無病，何哉？

或問：「真性之理，根本如何？」曰：「無邊法界真空性。」又問：「即今之心如何？」曰：「有限凡軀妄想心。」清勝於濁，靜勝於動，忘勝於思，默勝於語，性勝於情；五勝習熟，入道之門也。

人倫生化，大幻也；世事新陳，大夢也；寒暑往來，大瘡也；中外歷職，大采選也；官曹決事，大雜劇也；作是觀者，名爲大觀。

飲食味美，太多則傷，權利過求，亦復如是。白傳云：「識行妄分別，智隱迷是非，若轉識爲智，菩提其庶幾！」蓋識與智，同體而異用：識是智之迷也，常尋妄境而生愛；智是識之悟也，獨辨真理而有歸。

淳而不敏、其失愚，敏而不淳、其失猾，愚猾畢備，其何以堪？淳而復敏，既靜且明；靜明者、定慧之異名，寂照之根性也。禪兼照了，非守默之癡禪；慧復澄凝，非尋文之狂慧。

證道歌云：「無罪福，無損益，寂滅性中莫問覓！」予曰：「真性湛一，廓然虛明，究極三空，何有一法？罪福損益，皆屬妄情。」若有橫生疑惑，謂爲善無福應，爲惡無罪過，爲學無日益，爲道無日損；斯則誤矣。

經云：「入清白處，身心不動。」予謂清者，得非老子云：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」乎？所謂白者，得非莊子云：「瞻彼

因者虛室生白」乎？但能到此徐清虛白之地，亦可謂之入清白處矣。予又思宜作水月觀、水月定，令其心如水之澄清，月之潔白。亦可謂之入清白處也。

白傅云：「攝動是禪禪是動，不禪不動即如如！」此言定體之深也。予云：「破暗用明明是用，非明非暗即惺惺！」此言慧用之深也。

定如大空，自然清曠，慧如皦日，自然光明。均定慧以凝融，等空明之混合；茲爲內習，何必多聞！

漢書有「精心釋累」之言，吾今內澄諸念，漸清其心，外簡諸緣，漸釋其累。

內修本真，當如養雞成木雞之狀、是也；外順物性，當如養虎不以生與之之類、是也。

密禪師云：「靈靈自覺元無物，擾擾他緣盡是空！」又云

：「勿認紛紛境，唯觀了了心。」白傅云：「一性自了了，萬緣徒紛紛；」又云：「凡非真性，皆塵垢也。」夫人但自了悟靈明之心，是謂本源。所有念念妄想，皆是塵垢，勿令染著，久當證知清淨法身也。

外身雖見而元無，譬如水上之泡，暫起而還滅也；內神不見而元有，譬如木中之火，求之而可得也。

花有榮落，果有甘苦，木之常；年有盛衰，情有憂樂，人之常。愛盛懼衰，厭憂戀樂，偏曲在己，未離於貪。

龐居士詩：「世人重珍寶，我貴刹那靜，金多亂人心，靜見真如性！」予云：「人愛貴而富，我愛白而虛，富貴榮辱會，虛白吉祥居。」

牧羣羊者，加之以鞭，驅其落後之行，懲不及也；釣巨魚者，縱之以綸，收其有漸之勢，戒欲速也。約已進道，得中爲

妙；韋弦自警，理亦如斯。

易之樂天知命，老子之少思寡欲，莊子之安時處順，釋氏之背塵合覺，四者不失，久而彌堅，非常人也。

華嚴云：「菩提心如快箭，破一切苦的！」予因思李廣見石爲虎，射之沒羽；視之石也，他日射之，終不能入。何哉？蓋廣之前心，精誠果敢，無分別、不動之心也，射而能入；廣之後心，是猶預畜縮，有分別、已動之心也，射而不入。夫學道之人，真純決定，如廣之前心，此卽聖心矣；破一切苦的，何難之有？

心如虛舟，委順而游，心如太虛，觸境皆如；妙道難說，深學乃知。必須盡破諸結，等金剛之堅利，不染五欲，比蓮花之清淨。受想行識，如消湯裏之冰，爽利虛明，似得握中之寶；若能到此，可謂奇人。

白傅云：「窮通不由己，懽戚不由天，命即無奈何，心可使泰然；且務由己者，省躬諒非難，勿問由天者，天高難與言！」予云：「順逆不由己，喜怒不由他，他即無奈何，己可存太和；且務由己者，克己諒非多，莫務由他者，他心是我魔。」

魏高柔云：「育精養神，專靜爲寶。」

進道之方，檢情、攝念，二者相須。自謂浮想猶未能頓除，雖不及學禪精奮趣定；萬緣盡閉，亦可比奉祭時之恭肅致齋。憂與喜相參，鍊成之福福必久，魔與定相敵，鍊成之心心必堅。學道之士，當知此理。

維摩經云：「是身如芭蕉，中無有堅！」僧肇云：「芭蕉之草，唯葉無幹。」此喻人身不堅實也。予謂可喻人心，亦不堅實。往年曾作芭蕉詩云：「葉外應無葉，心中更有心！」芭蕉葉展重重，盡非堅實，世人心生念念，悉爲虛幻。予以身心

對比，二理俱然。

世間人，年少當勤以圖身計，而反自放逸。古詩云：「少年經歲月，不解早謀身，晚歲成無益，低眉向世人。」老者當逸以就便安，而反自勞。古云：「可憐八九十，齒墮雙眸昏，朝露貪名利，夕陽憂子孫。」唯此二事，知之不難而知之者尙少，何況深妙之理乎？

凡夫之心常動、而不住，如來之心常住、而不動。如來之心。有時而動，動以應用，雖動、而本體不動；如空中之雲，雲動、而空不動。凡夫之心無時不動，動皆過用，既動、而本體亦動；如風中之雲，雲動、而風亦動。退省狂言，庶幾屢中！

垢淨念、無容起滅，善惡事、都莫思量，內不覺其一身，外不知其天地。予謂入道，此語最親。世人擾擾營爲，不出循環之趣，冉冉遷謝，皆歸入闍之塗。因作偈曰：「起滅心不停

，生化形無數，奇哉大丈夫，自在空中住。」又觀生物無窮，知一氣之冥造，含靈相續，見一真之常存；深解斯言，可與言道。

涅槃經云：「出息入息之頃，我當於中、精勤修道。」中陰經云：「一意一念頃，斷垢自不爲，垢本勝於我，墜我於三趣；今我勝於垢，滅汝入涅槃。襄陽龐居士云：「世人重珍寶，我貴刹那靜，金多亂人心，靜見真如性！」以此參詳，吾當隨時增修矣。

止念令靜，觀理令明，念靜理明，無生可成；導氣令和，引體令柔，氣和體柔，長生可求。

榮啓期三樂，則嘗聞之矣，予有三樂：愛顏子箪瓢陋巷，不改其樂；栖遲一丘，天下不易其樂；釋氏生滅滅已，寂滅爲樂。



迹務退藏，避虛名之爲累，心勿馳散，入實相以增深。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，乃無往而不安；則所在皆適，死生無變於己，况溺熱哉！故至人之不撓乎禍難，非避之也，推理直前、而自然與吉會耳。晉辛謚云：「賢人君子，雖居廟堂之上，無異於山林之中，斯窮理盡性之妙也。」是故不撓於禍難者，非爲避之，但冥心至趣、而與吉會耳。

張中巨避永嘉之亂，隱於泰山，恬靜寡欲，清虛服氣，餐芝餌石，修導養之法；以至道虛無爲宗。其教、以形不以言。弟子受業，觀形而退，年在期頤，視聽無爽。予味先生所授之道，窒嗜慾之源，居清曠之域，壽長神王，固當然歟！

此心恬靜、和暢、端直、潔清、虛白、明了，妙妙相應，心之體用，如此畢備矣。

師老子之日損，莊子之鞭後，遽子之知非，顏子之改過；

若能致力悉備，自然暗合于道。

純動者、躁人也，純靜者、道人也，靜動相濟者、吉人也。夫人固難純靜，即須動中息之以靜。故白氏有動靜交相養賦，莊子有恬智交相養言。

一宿覺云：「初修心人，須識五念：一、故起念，二、串習念，三、接續念，四、別生念，五、即靜念。得此五念停息之時，名爲一念相應。」予以爲照見五蘊皆空，如服藥去病之始；得其一念相應，如覺藥勝病之初。觀練純深，心地安適，又如藥力漸勝，厥疾頓瘳。

開示悟入，雖解於師，觀練熏修，不由於友。自宜爲道日損，見善則遷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墜。

人世蹉跎然趣死者，如百川東注也，觸名利之禍機，冒衽席之畏塗；能不爾者，萬中有一。

劉慧裴解官，寓居於廬山東林寺，人稱之爲離垢先生；司空圖辭榮，退隱於中條山王官谷，自號曰耐辱居士。出塵之想，自古而然。

味爽之際，起而晏坐，目光睽爍，耳音清徹，和氣融液，靜心凝虛；卽此少時，亦非常境。

變褊忿、爲寬恕，變粗獷、爲調柔，變放逸、爲精嚴，變感傷、爲適悅，變熱惱、爲清涼，變憂怖、爲愷慷，一切之情，悉知虛妄；六變旣盡，道心自生。

凡諸悲憂、苦惱、喜怒、疑悔、貪愛，一切之情，於己何益？悉不入於心中；則真性湛然，道在是矣。

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；心常御氣，氣與神合！二法交濟，久當自知。

明智之士雖有洞分法要，咸以息心爲難。昔優波笈多，宿

世爲獼猴，因學圓覺坐禪，後證阿羅漢果。夫輕狂不定，莫若獼猴，一學坐禪，猶能成定。王摩詰詩：「猛虎同三徑，愁猿學四禪」是也。而人爲萬物之靈，氣稟五行之秀，志習妙道，豈不易乎！

翰林承旨、李尙書維云：神氣相生，爲道家之妙門；物我皆如，乃禪宗之極致。

禪語：學人須得毒眼睛，硬脊梁。夫毒眼睛，謂妙見精深，勘破一切，空相不能爲障礙；如文殊之智是也。硬脊梁，謂道力堅壯，於大事克荷付囑之重；如普賢之行是也。學人直須善照，了無退敗，最爲根本。

禪，是思維檢攝之義。予以爲此說最當：非思維，何以得窮理盡性之智？非檢攝，何以致澄神定靈之功？

佛行以怨親平等，此最難事。予以爲且能逆順或義利之類

平等，抑亦非易。

予有三合應天機法門，謂心、息、音也。圓覺經云：心息相依，息調心淨，乃禪那入道之門。莊子云：至人之心若鑑，取其寂而照，不將迎於物。又云：真人之息以踵，取其深而細，從根本中來。其後耳中嘗聞妙音，殊勝不可名狀，正是觀音入流之處。又契莊子云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。每當瞑目晏坐，心息相依之際，而其妙音清遠，聽之而凝湛融怡，有以見天然妙境。

白公詩云：閒傾三數酌，醉詠十餘聲，便是羲皇代，先從心太平。予闔扉燕居，雖非富貴，亦非貧賤，月戶優祿，無鞅掌之事，可以言身自由也。日養天和，獲逍遙之樂，可以言心太平也。

予以佚老，得三無三有，合爲六幸：於族無飢寒，於心無

營欲，於時無勢利，於己有壽康，於後有肯堂，於道有悟入也。此六幸者，何樂如之！

覺妄以遣情；明真以詣體；安心以入道。

白傅詩中頗有遣懷之作，故近道之人，率多愛之。予友李公維，錄出其詩，名曰養恬集。予亦如之，名曰助道。蓋取其直截曉悟於人也。如云：此身是外物，何足苦憂愛！又云：已共身心要約定，窮通生死不驚忙。夫如是，則身外悠悠，不合意事，何用介懷？

世間之事，有極力而卒不可求者，由人而不由己故也；人多固必而求之。出世之事，極力而必可求，由己不由人故也；而罕有固必以求之者。人之大迷也如此，若有迷中忽悟，疾如反掌。

般若經云：心住爲如。吾因思，年漸老矣，宜乎不以情意

之苦樂，不限時景之多少，不擇處所之喧靜，常須隨分學其心住；不失真修之理。

學道之初階，常須寂靜其心，照了於理；至成功之極致，則能圓寂普照，入佛境界也。

樂天云：靖節先生樽長空，廣文先生飯不足。予今陶融太和，如飲醇酒，自以爲不空樽，大雅杯、耽味道腴，如享太牢；自以爲法喜食，甘露飲。

予存心訣云：心、息、音，混融深；智先覺，念無侵；隨便處，卽溫尋；用此法，存于心。此八句，言簡意備，又有三清妙：其一，謂心之清妙成恬愉；其二，謂息之清妙入深細；其三，謂音之清妙發聰瞻。協用三法而進于道，愜心至當，奉爲祕印。

若坐若臥，務安其心，或默或語，不離於道；亦不求應，

任彼自然。

煩惱障無損於菩提心，譬如日月翳於烟雲中而日月無損；莫管煩惱障，但存菩提心。智人不當厭煩惱，夫有煩惱鍛煉，則必憤排策發菩提心也，若如意優足，則慣習驕恣，陷于怠惰矣，失菩提心也。

白詩：羲和走馭趁年光，不許人間日月長，遂使四時都似電，爭教兩鬢不成霜；榮銷枯去無非命，壯盡衰來亦是常，己共身心要約定，窮通生死不驚忙。予和之云：羲和走馭趁年華，不許人間歲月賒，春至豔陽春即老，日方停午日還斜；時情莫測深如海，世事難齊亂似麻，己共身心要約定，古今如是勿驚嗟！

不怕念起，惟怕覺遲；覺速、止速，二妙相宜。不怕忿生，却貴懲速；懲勝、忿平，轉禍爲福。



予詳佛書如字之義，發明如之本體，是真性勻一之義。至人依理學法，令其性合於理，理合於性，同於本體。故曰：如如不動！此兩如字，上輕下重，謂其心之所學，如其本如之理。

維摩經云：柔順忍爲戒師。楞嚴經：不動尊爲定師。寶積經言：自然智爲慧師。

以戒治貪，禁貪心令不生；以定治瞋，鎮瞋心令不起；以慧治癡，曉癡心令不執。

修道次第：以慧觀爲見道智，以定力爲入道功，以戒條爲助道品。

人性緩急，各有所稟。予以觸境而動，隨時而覺，比之電光谷響，既過卽止，勿使留礙，豁然自現。

山居讀圓覺經。宴坐靜室，此外室也。讀莊子，虛室生白，此內室也。吾內外二室，豈讓嵩山太室少室乎。

有念無覺，凡人境界；有念有覺，賢人境界；無念有覺，聖人境界；智者了知而已。

法門，唯以無念爲宗。樂天詩：唯吟一句偈，無念是無生。噫！無念之理大矣哉。大約人之憂悲苦惱，及種種之情，皆屬緣念所攝；若能知此至簡至當之法，以照了智、見五蘊皆空之後，以總持力、到一念不生之時，智力相資，久而不退，自覺知此外無法可及也。

圓覺云：無累無所欲，是名真涅槃。又云：數息在靜定。名曰頭陀行。予詳句意，最爲勝進之法。

李太白詩：我尋青蓮宇，獨往後城闕，霜清東林鐘，水白虎溪月；天香生虛空，天樂鳴不歇，宴坐寂不動，大千入毫髮；湛然冥真心，曠劫斷出沒。予因思靜勝境中，當有自然清氣，名曰天香；自然清音，名曰天樂。予故以所聞靈響，目爲天

簧，亦取天籟之義。

白樂天詩云：此身不欲全強健，全健多生人我心。又于良史詩云：僻居人事少，多病道心生。是知體中微苦，未可心情不足。

存天真之性，常自知其明，可以去癡；養天和之氣，常自知其平，可以去嘔；樂天均之分，常自知其足，可以去貪；初習則難，久熟便易。美服厚味，非寡欲之宜，草衣木食，非養老之具；得其中者，何樂如之。

客謂陰陽家流，深於三命之學。予曰：自然之分，謂之天命；樂天不憂，謂之知命；推理安詳，謂之委命。逆計未來，妄分憂喜，復何爲哉？

懲忿窒欲，戒也；寂然不動，定也；精義入神，慧也。

干將之劍，利可剗鐘，柙其鋒鋞，全也；豫章之木，高可

凌雲，護其根幹，成也。聖賢之德：蒙養正，晦養明，恬養智，抑亦全成之道。是以莊子辭千金重聘，列子避五漿先饋；姑務含華隱曜者，在此也。

學道者，戒貪嗔癡，具聞思修，導氣令和，引體令柔；心靜而明，息細而幽；習頭陀行，與逍遙遊。不驚不怖，無喜無憂，幾乎出世，名爲入流。

恬智相養，定慧之權輿；定慧均濟，恬智之臻極。見聞爲外寇，意識爲內應，內外交締，劫吾道寶。吾知之矣，自茲戒嚴。

隨時隨處，隨分息意，隨分冥心。

修道之法，譬如金、不鍊不精，水、不澄不清，燈、不燃不明，穀、不種不生；其理信然。

逆計而憂，憂而無益，况未必爾；卽悟而斷，不如去憂。

觸境而怒，怒而無益，况多偶然；卽悟而斷，不如去怒。

出世有法，此法難全；全同聖賢，接武差肩，導之以仙，而入於禪；仙中之樂，高焰雲烟，禪中之樂，爵超人天。處世有法，此法易致，致養精氣，含和孕粹。導之以醉，而入於睡；醉中之樂，陶陶茂遂，睡中之樂，栩栩遨戲。酌用隨宜，消憂釋志。

仰燕居之申申；諒吉羊之止止。

立不易方，行不由逕；允執厥中，不失其正。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；餐和履順，樂天知命。見賢思齊。同聲相應。清心釋累，收視反聽，澄神定靈，窮理盡性。

文中子曰：好成者、敗之本也，願廣者、狹之道也。陰符經云：生者，死之根。老子云：福兮禍所伏。自然之理也。易云：精氣爲物。老子云：恍兮惚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，其中有

精。精物兩字，妙用之本體也。釋氏謂之實相；而復教人不取於相。是故鬼神不能見其迹也。

唐權文公二疏贊云：優游衡門，棲息化源，日飲醇酎，身閑道尊。予愛其文，美其事，亦述己意云：觀光妙門，探奧真源，日味禪悅，情忘志存。

老年所學心法，隨時隨處且依觀音菩薩、聞其音聲而得解脫。又依數息頭陀，抖擻煩惱，歸於涅槃。

或問道之說，文中子泯其迹、絕其心，然可以神會，難以事求。曰：敢問其旨？曰：非禮勿言、動、視、聽，道在中矣。此如釋氏之戒生定，定生慧；其勢必然。

前哲有得全於詩者，得全於酒者；予亦自謂得全於道腴法喜禪悅之味也。

文中子曰：智者樂，其存物之所爲乎；仁者壽，其忘我之

所爲乎！鄭曰：智者自役，得其志故樂。包曰：性情靜者多壽考。竊謂斯言隱微，非嗜欲淺、志趣遠，不能知也。夫存物、是得理性之深者也，得此理性之深者，自然得志而樂矣；忘我、是去欲割累之至者也，無固無我，自然性靜而壽矣。

文中子之食去生冷，適酸鹹，非其時不食；曰：非天之道也。非其土不食，曰：非地之道也。餌藥以輔性命，曰：無他疾也。予詳此說，非惟立教，亦善攝生。

身非己有，是天地之委形；性命非己有，是天地之委順；靈靈不昧，綿綿若存，何必尋師，然後爲學。

宋宗炳常游名山，還江陵，嘆曰：老疾俱至，名山難遍，唯澄懷觀道，臥以游之。凡所遊履，圖之於室。予愛其雅趣，登山臨水，固不能然；澄懷觀道，庶乎可及。

晝觀良書，采微妙之言而窮理盡性；夜習晏坐，入凝寂之

道而澄神定靈。

忘情之心，不住於相，如湯消冰，冰湯俱盡，無可分別。觸境之心，未能不動，如響應聲，即應即止，無復有餘。潘佑云：凝神入混沌。予以爲學道之初，從晏息也。僧貫休云：融神出空寂。予以爲學道之成，得自在也。

布武輕安，反聞清警，益新經論之智，密奉天人之師；絕其交遊，老於禪觀，怡然自得，夫復何言。

見外境而迷者，繼踵競進，居怨府，蹈畏途，觸禍機，乃懵然而不知；見內境而悟者，拂衣獨往，躋壽域，棲天真，養太和，常翛然而自得！

性如虛空，不增不減，何假添補？隨時隨處，息業養神，顯發自然神妙；是爲真悟、真修、真證也。

李白詩：晏坐寂不動，大千入毫髮。潘佑詩：凝神入混沌。



，萬法成虛空。二子吐辭精敏，脗合道妙。

定慧之理，譬如明珠在盤，盤不動而珠光圓照；滿月臨沼，沼既澄而月影洞分。體此存心，道在是矣。

外順虛緣，俾無結闕；內觀實相，期於混冥。無戀亦無厭，始是逍遙人，行之稍易；無怨亦無親，始是平等法，行之甚難。

方書以氣爲作用，修鍊嚙納，頗涉有爲，有一法名曰委氣，蓋取委順之意。體和心平，神氣調暢，或委身於朮，或兀然而坐，神識沉寂，心同大空。訣云：欲知委氣妙，寂湛自無思，手足縱如醉，心神兀是癡。此最近無爲之理。一曰委氣浩然，二曰委心恬然，三曰委命自然；其妙備矣。

華嚴云：觀練薰修。予名曰：明觀精練法門。觀照令其至明，練習令其至精，最爲簡妙。且約自心。當先觀照一切因緣所起之情，念念相續，了知生滅歸空；而未能觸境不動。次須

用練習繼之，但以智斷，此皆是魔是賊，如夢如幻，過去便休，勿復追思是也。至於大運之事，不必虛憂，唯存根本寂靜微妙之體性。如此觀練，久於正定，其道窮矣。

唐圭峯密公云：外事內身，了不相關。予覺氣質年年減，心識年年增，何也？氣質屬外，非由己可能保守，心識屬內，則由己善能觀練；此必然之理也。

無戀無厭之道，逍遙以平其情，不生不滅之法，寂定以正其性；均躋純熟，何樂如之！

禪理無言而自識者，上也；無心而自得者，又其上也。權公云：一氣暫聚。白公云：萬緣皆空。什公云：深入實相。密公云：安住妙境。予取先兩句，了達而無礙也；後二句。修詣而無違也。蓋一氣暫聚、人空也，萬緣皆空、事空也，用此以觀照；深入實相、勝進也，安住妙境、勝定也，用此以總持。

簡妙備盡，無出其右。

外見一切有，而能空其有，內見一切法，而不有其法；內外不住相，根力日深固，虛融成寂照，理盡禪宗妙。庾闡詩：北眺衡山道，南瞻五嶽末，寂坐抱虛恬，運目情四豁；翔虬凌九霄，蟄鱗因濡沫，未體江湖遊，安適南溟闊。古人懷虛靜之趣，以樂其內，賞清曠之境，以獎其外；愛而書之。

以身爲外物者，非輕其身也，但要知身從幻化而生，當知有還源之道，不可執累以忘真也。以世爲外道者，非薄其世也，而要知外事以治世，（脫略一句）則非出世之法也，不可以不了義爲究竟法。

樂天詩云：恬然不動處，虛白在胸中。予云：昭然不昧處，靈照在胸中。白公言定，予言慧也。

思無邪者、正也，心不動者、定也。若能以至正至定，入

道法門，何以加焉！

善惡事都莫思量，是非事都莫分別，亦資修之一法，然易知而難行也。

予晚歲勤道，名宦之網障於外，能自決開；而恩愛之魔纏於內，未盡釋縛。此其懵覺亦既知，方自謂智雖明而力未勝也。分性相之差別，布在楞嚴；明體用之精真，歸乎圓覺。孔子以不義之富貴，視如浮雲；莊子謂真性之外，皆爲塵垢。夫如是，則悠悠之事，何足介意！

吾老年但依歸根之靜，知常之明，湛兮似或存，無必取於相，確乎不可拔，無輒易其志而已。

詩云：不忮不求。易云：無咎無譽。是吾心也。

觀空見性，悟妄歸真，常習靜明，智魔不動；當令既照而寂，寂而復照，勿或誤會無修，枉入因循之失。

予素聞靈響，侵歷星紀，老年彌覺清徹聰警。以其耳中自然之音，不見有物，如樂器中簧，故曰天簧。日夕常然；而於五鼓後，夢覺時，坐待清旦，聞之尤可愛。不生緣慮，寂然凝聽而心益專；不入昏住，怡然樂欲而神愈爽。以其自然符信，妙契心法，故曰天瑞。自喜宿習所致，慶幸之多，不可得而言也。

予靜中晏坐，非怠非速，屏氣似不息，反聞自性；和順積而安以樂，英華發而聲成文，聊以自娛而已。

協用恬愉，養天和以適性，密扣真寂，乘佛理以御心。身安一室，具足逍遙，心住一境，具足禪定；身心俱安，動靜相養，宴息法空之坐，優遊自得之場。

情因事觸，未能不動，當使情之所動，如電光，光即時滅；動之所應，如谷響，響即時絕；動情應觸，如斯而已。使能

如蘇迷廬山，八風不動，卓爾絕倫矣。

似動不動，真人深深之息；似用不用，如來空空之心。心息相依，息調心淨，混融純熟，名曰精修。

禪源云：隨時隨處，息業養神。蓋不拘晷刻之多少，不擇處所之喧靜，但能攝念安心，皆工夫學力。

一氣散結而爲身，一靈分宅而爲神，神身合而爲人，人所以起而爲事，事相續而爲世；世事無窮，紛紜其中，種種不可說，一一旋成空。唯真知之，能和而不同。權利是外貪愛，不能鑒戒而知止足，則事有變衰之禍；恩情是內貪愛，不能覺了而求出離，則身有生化之輪。迷悟兩端，有直有枉，迷則天壤，悟則反掌。

天地中萬物，人倫中萬情，世界中萬事，道眼觀之，了知大概，種種是常，何煩分別？

身有病健勞逸，心有憂喜苦樂，事有凶吉成敗，相參混然，大概如此。若能推理安常，便得逍遙清曠。

剛而寡欲，不由勢利之徑；訥而寡辭，不接遊戲之談；介而寡合，不須汎愛之交。

名不求虛榮，利不求太盈；修身自覺輕，澄心自覺明，調氣自覺清，顧行自覺平，學道自覺生。

志辭權利，懼貽冰炭之懷，欲寡私邪，免戾針艾之苦。列子云：夫不謀其前、不慮其後，無戀當今者，德之至也。予愛其語，可以銷憂。人於有限光景之中，志求無窮愛欲之事，萬事皆然。有能自保天和，不致大患者，已爲明哲；若能得悟入之理，又希世絕倫者也。

夫學道入理之心，有如翔禽度空而不留跡，又如閒雲出岫而不著物。

予退居養老，有清遐高潔之意，恬和適悅之味，殊勝超絕之志；惟此清健輕安，不羨華腴充盛。

損卦，懲忿窒欲；老子，少私寡欲；涅槃經，離於愛欲。昭然垂訓，豈合縱心。

南史：劉敞性高敏，博學有文，不娶不仕，隱居學道。忽有老人謂敞曰：君心力堅猛，必破生死。予思其理：夫人之身，乃一幻累之蘊耳，人能破之而出，所謂有自然智，破無明殼，超於天人者也。豈世網之可撓乎？予慨然慕之！抗志希古，惟力是視。

思己之切於身心，次及事之不如意者，總名爲苦，而觀苦於己者至多；思己之切於身心，次及事之得如意者，總名爲樂，而觀不及己者亦至多；何不足之有？士若宿植善根，將成勝果，練一心之凝寂，期五眼之圓明，馭不退輪，行無上道，有



如此者，何以加焉！

自今或值一切不如意事，當即時而先覺，屹然不動；在我而已。苟不能然，於己何益？

坐忘心安而虛，南華水靜猶明；但令心體安虛靜明，即是真人至人。且靜中能生四妙，安、虛、明、樂是也。

易云：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老子云：見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又云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

予作深心偈云：豁然悟空，了然見性，凝然不動，寂然無思。夫悟空者，照破幻蘊情累，不留苦惱也；見性者，洞曉相續有情，都是一真法界也；不動者，任其外緣所觸，如八風之吹妙高山也；無思者，如晏海澄湛，絕識浪之騰躍也。

古人古事過去空，今人今事即今空，未來人事決定空。執之爲有則有礙，有礙則有害；視之爲空則無礙，無礙則無害。

老子云：爲道日損！人能知非改過，日思減損，乃幾於道。樂天詩：淡然無他念，虛靜是我師。莊子云：歸根曰靜。若能虛靜其心，於道最切。

元玄，深根固蒂，長生法也；釋氏，息緣反照，無生法也。入道之要，先戒嗜慾。口不恣其所嗜，老氏淡乎無味也；心不恣其所慾，易之寂然不動也。能戒嗜慾，於道庶幾。

釋迦文佛曾爲忍辱仙人；司空圖稱耐辱居士。夫人不能忍者，則有惡事發作，譬如暴風起濤，坐致覆沒，能忍之者，必得惡事消滅，譬如沸湯沃雪，不暫停留。

自思性分稍應佛書：引車避仇，得須菩提無諍三昧；忘言合道，入維摩詰不二法門。竊冀消塵，積成海岳，是於妙道，粗結勝緣。

隋珠彈雀，外物也，人猶惜之；而况精氣神，身中至寶也。

，棄而不收，過求虛榮逸樂以自戕；何也？

出是非域，見莊子之道樞；破煩惱賊，用維摩之慧劍；破塵網，清心源，出嗜慾之千里，入希夷之一門。

入空人無何有之鄉，放懷而游，不計近遠；汎如來大寂滅之海，冥神而涉，不計淺深。隨時隨處，息業養神，能抖遺塵念，何有鄉也，冥心寂境，寂滅海也。

如來堅持禁戒，實資外獎，宴坐靜室，最爲切要。維摩云：不於三界見身意，是爲晏坐。予嘗擬之云：不令一事礙方寸，是爲虛空。然而未易臻極。自思力量，且宜從漸，嚴持小法，檢節正儀，雖未能頓虛方寸之地，且虛方丈之室，專於靜居可也。

服雲母粉，不如我自得法門甘露味之妙也；聽清商樂，不如我獨聞性域天籟音之和也。五鼓夢迴，聰警甚樂，福會靈應

，超然絕倫。

習定如習射，射多則中多，中多則分寸無失；如此，則定心熟矣，益慧如益燈，燈多則明多，明多則毫芒必照；如此，則慧心廣矣。

知幻識真，去邪從正，冥心攝念，入流聞和，不失不勞，法要盡矣。

心之所起，念念名爲塵垢；念之所屬，事事名爲夢幻。當如此觀，勿復纏擾。

大千沙界，當爲空裏之空名；鉅萬金錢，固是末中之末事。非上上智，無了了心。

觀一切動植之形，來觸目者，悉爲夢幻；觀一切差別之情，來觸心者，悉爲魔賊。彼來觸我，我當觀之令精審而不迷，練之令純熟而不動。難則至難，未必能爾，然比不知觀練者，

則殊矣。

造次顛沛之際，逆情乖意之時，要得安然恬靜之常。內典云：晏坐靜室，冥神絕境，凡所有相，夢幻泡影。

清心釋累，姑務息緣，澄神定靈，居常晏坐；用之不既，其如予何！

非理外至，當如逢虎，即時而避，勿恃格獸之勇；非理內起。當如探湯，即時而止，勿縱染指之欲。

氣爲元也，調柔順適，自覺氣之和；性爲宗也，空明洞徹，自覺性之靈；其妙盡矣。

多藏厚亡，不如積而能散，高位疾顛，不如卑以自牧。是以古人有富不如貧、貴不如賤者，識之深也。棲心聖境，安住妙境，若能知而密契，語默一致，其要備矣。

學道者，但得寐無夢而寤無憂，譽無喜而毀無怒，膈色空

而如一，即動靜而皆如；練此純深，其道成矣。

普眼之觀，重重是夢，爭鹿之訟，重重是夢。是知即今之我是幻也，即我之所夢是也：見此大空，乃名眞智。老子云：其精甚眞。此則不空。若能洞曉非空非不空，超絕渾融，方名全智。

學者言不出是非，色不形喜愠，意不存愛憎，積習純深，亦不易得。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，此爲因起；感物而動，性之動也，此爲緣起。息緣反照，是爲要妙。學仙至要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，安養神氣，無爲自然；澡雪靈明之心，道可致也。固存幻化之身，道所寄也，牽制重複之緣，道有累也。於此觀練，尤宜純熟。

諸幻盡滅，覺心不動，照體獨立，物我皆如；吾道成矣。

端居而閒暇和舒，顯放懷之容止；宴坐而澄神空寂，晦入道之指歸。

仕宦之間，暗觸禍機，衽席之上，密涉畏途，輪環之中，枉入諸趣；若能目覩心知，嚴持至行，善避此苦，其唯大智力乎！

始覺之覺，名曰聖胎、難忍能忍，謂之有力，身端心虛，美妙恬愉，無戀無厭，非智非愚；窮理盡性，了然而洞分，澄神定靈，湛然而不動。

前輩詩云；塵海茫茫萬古深，是非波浪至於今，其中名利爲香餌，釣盡人間不了心。又云：舉世盡遭名利染，何人不帶是非行！因知名利之生是非，如形聲之有影響，古今皆然。有能豁然而悟理，挺然而抗志，躍出此四者之域，特立獨行於妙妙之道者，鮮矣！

以理奪妄情，奪而勝也，事日銷去；存誠住妙境，住而安也、道日深固。

用智以燭理，勿至於煩，致力以成道，勿至於勞；簡易居中，在家而已。

浮名宥利，假貴虛榮，過求而致禍者，莫知其數；天機元音，妙用清升，了知而向慕者，未見其人！

予自獨清獨覺以來，塊然獨虛，常獨行、獨坐、獨思、獨樂。或時乘興獨酌，介僻成性，凡彼人欲，非吾志也。

蕭灑出塵之心，高高然，排虛凌烟、如戛摩於雲天；精微入理之心，深深然，研幾造極、如洞貫於金石。

自喜老年益壯，法器晚成，固護深心，宴坐虛白之室，優游妙境，按轡清真之途；遠期三淨輪，終達一乘地。觀世緣苦空，爲上上智，以淨念堅凝，爲上上行。如是純修，不虛晚景。



予樂委順：委形而生，順造化也；委質而仕，順器業也；委心而退，順典法也；委氣而和，順調御也；委命而樂，順安處也；委蛻而化，順勢數也。此等六委，斯爲六順，去順效逆，自貽伊戚！

宗隱逸而臻極者，榮辱不能及；宗神仙而臻極者，寒暑不能侵；宗禪智而臻極者，造化不能拘。

白傅名行相副，故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詩云：朝見日升天，暮見日入地，不覺明鏡中，忽年三十四；勿言身未老，冉冉行將至，白髮雖未生，朱顏已先悴！又云：貧賤非不惡，道在何足避！富貴非不愛，時來當自致。所以達人心，外物不能累。噫！公年方壯而作是詩，予可不知曠達哉！故予抗心希古，以公爲師。

徐寅云：易伏猛獸，難降寸心！誠哉是言也。夫博學多識

，窮理盡性，是謂知道；收視反聽，澄神定靈，是謂修道。道法之利，不可言宣，可以意取；中智以上，學而致之。

所讀之書，窮理盡性，所得之法，貫心達性，所愛之事，怡神養性；熏修善利，樂何如哉！入道之法，宴坐靜室，隨時隨處，息業養神。俟時之靜，餘生幾何？前賢詩云：如今休去便休去，若覓了時無了時。予云：可能宴坐即宴坐，待全靜時無靜時。

予覺靈心之惺忪，真氣之冲融，妙音之玲瓏；今且優游雍容於其中。自名曰熙怡逍遙翁。心足則常足，道勝者自然而足；心樂則常樂，道勝者自然而樂。道力清壯，物無以敵。

得本來之有，如雲忽披而見白日；養浩然之氣，如春積暖而消清。

唐孟詵曰：若能保身養性者，常須善言莫離口，良藥莫離

手。予云：若有明道志學者，常須善念莫離心，良書莫離手！御多益辦，吾知其大將，斷妙難傳，吾知其大匠，負重濟深，吾知有大象，澄撓如一，吾知有大量；體此四大，合而爲一，專志奮勇，力決重障，入方便門，歸真相眼。

白石爛，南山壽，非可久，身後黃金柱北端，富亦何爲？過務貪求，誰能覺了！

身之所值，有安有疾，心之所值，有順有違，事之所值，有得有失；或由於己，或不由己，靡不皆然。若求一一增其所欲，必無此理。曉諭道遣，曲盡至論。

離腫之材，匠者不顧，免見伐於斤斧；款段之馬，騎士不馭，免致疲於道路。

意爲心之足，足逢穢地，皆卽時而避；意涉欲境，當卽時而迴。內習之心，大率如此。

或云：心無可修。誤會之人，遂成怠肆。若然，則洗心、清心、澄心、安心、虛心、冥心、棲心、息心、省心、養心；凡此何事而言耶？

高僧傳，廬山慧遠云：冥神絕境，謂之泥丸。孫綽老子讚云：李老無爲而無不爲，道一堯孔，跡入靈奇，塞關內境，冥神絕涯，永合元氣，長契兩儀。言釋氏則云冥神絕境，言老氏則云冥神絕涯，詳其入理，有何差別！莊子至精無形，至大不可圍；老子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予合而推之，夫至精至大、無形有信，是何物也？濬智之士，其知之乎！

宋史傳載晁明遠「法藏碎金錄」十卷，刻本絕少，不易蒐覓，今就佛學半月刊中之「要語」一卷，略事釐定，爰爲排印，以公同好。佛刊中魯魚亥豕之訛，不可勝紀。因無原刻對勘，不便擅改，除顯然之筆誤外，今多仍舊。希閱者諒之！以後得善本，當即重版改正。

## 念茲筆談

此爲念茲居士平日隨筆之作，內容包含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等，而以佛理融會貫通之。其談佛但引其緒，令讀者自求，純爲啓發性者。文字茂暢，筆尖帶有情感，最合智識青年之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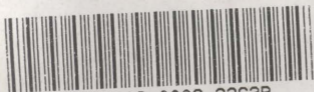
## 法海搜珍

陳无我居士選取三藏中故事有趣味者，由陸淵雷居士譯成白話文，併發揮其涵義，輯爲此書。每事先出原文，次譯文，殿以衍義。譯文明白曉暢，衍義尤扼要警切。

~~0109046~~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2 2362B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

# 法藏碎金

每冊定價

著者 宋 晁 明 遠

發行人 蘇 慧 純

發行處 大法輪書局

上海(23)南京西路一四五一弄12號

(舊名 哈同路慈厚北里十三號)

The Maha Dharmaçakra

Book-store

Lane 1451, No. 12, Nanking

Road (West), Shanghai, China.

~~1657719~~